

「读鉴小说轩」

霍去病

扬威千里大漠的第一帅哥

『浪淘沙』：八百卫骑飞，年少扬眉。河西踏遍任迂回。
漠北鏖兵飞沙血，啸马边陲。燕支怨歌吹，涕洒声悲。
封狼居胥定神威。好一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

出身卑微，却因偶然的机遇
变身为皇亲国戚的霍去病，
绝无公子哥的耽于享乐，他苦练骑射，
胸含鲲鹏志，何屑蓬蒿间，
他受命于危难，驰骋沙场，官至骠骑将军。
他纵横河西，六次完败匈奴，
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门户，
为靖边守国立下汗马功劳，
成为汉军威震戈壁的一代战神。
『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
更是两千年来最辉煌的青春血誓！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宋福聚 著

「读鉴小说轩」

霍去病

扬威千里大漠的第一帅哥

『浪淘沙』：八百卫骑飞，年少扬眉。河西踏遍任迂回。
漠北鏖兵飞沙血，啸马边陲。燕支怨歌吹，涕洒声悲。
封狼居胥定神威。好一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

出身卑微，却因偶然的机遇
变身为皇亲国戚的霍去病，

绝无公子哥的耽于享乐，他苦练骑射，
胸含鲲鹏志，何屑蓬蒿间，

他受命于危难，驰骋沙场，官至骠骑将军。
他纵横河西，六次完败匈奴，

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门户，
为靖边守国

成为汉军战

『匈奴未灭
更是两千年

的一代战神。

不为也」，

煌的青春血誓！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宋福聚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霍去病 / 宋福聚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080-8809-9

I. ①霍… II. ①宋…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096475号

霍去病

作 者 宋福聚

责任编辑 高 苏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86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663331 (转)



目 录

第 一 章	少年壮举扬威名	1
第 二 章	草原内讧鸣镝声	12
第 三 章	外患内忧遭坎坷	22
第 四 章	羽翼渐丰显峥嵘	34
第 五 章	危险迫近杀机涌	47
第 六 章	英雄投袂踏边庭	59
第 七 章	初入大漠风云变	70
第 八 章	风卷敌巢建奇功	83
第 九 章	一举成名天下闻	96
第一〇章	力挽狂澜担大任	106
第一一章	恩威并施意难断	116
第一二章	铁血壮士用情深	127
第一三章	存亡尽在一念间	138
第一四章	情定生死皋兰山	150

第一十五章	燕支草原留风情	161
第一十六章	单于城下血泪潜	173
第一十七章	风云际会聚河西	185
第一十八章	赤心一片洒酒泉	194
第一十九章	单骑纳降惊心魄	206
第二〇章	封狼居胥定北疆	215
尾 声	纵死犹闻侠骨香	231

第一章 少年壮举扬威名

后元二年(前141),汉景帝驾崩,十六岁的太子刘彻继位,是为汉武帝。由于文帝和景帝秉承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汉武帝执政之后,国富民强,正处于一个王朝的鼎盛时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许多精彩绝伦的故事即将上演,一位震惊千载的人物横空出世。

元光六年(前129),汉武帝即位之后的第十二个年头。

代郡城下。漫天黄尘。

匈奴左谷蠡王伊稚斜如同半截铁塔一般,挥舞着沉重的弯刀,凶神下凡似的带领大队匈奴骑兵气势汹汹猛冲过来。

代郡太守赵锐率领汉军迎上去。

战士呐喊和战马嘶鸣中,刀光如同道道平地而起的闪电,密密麻麻交织在一起,鲜血迸溅,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接连坠入尘埃。

代郡城头,芳姑和爷爷密切注视着城下的作战情况。芳姑紧握的双拳嘎嘣作响,额头上汗粒顺着粉红的腮边不断滚落。芳姑爷爷则紧皱眉头,似乎做着个重大决定。

城下战场的形势很快分明,匈奴骑兵凶猛异常,汉军已经开始节节败退,眼看就要招架不住。

伊稚斜一马当先,在汉军中左右驰骋,挥舞着弯刀肆意砍杀,汉军大片地倒下。赵锐已经是浑身血迹斑斑,手中大刀也满是缺口。他见伊稚斜来得凶猛,情无法躲避,只得咬牙迎上去,挡住伊稚斜。

伊稚斜毫不在意,哈哈大笑着挥刀砍向赵锐。

代郡城头上的芳姑看到,爹爹疲惫的身影在伊稚斜的映衬之下,显得瘦弱而无力。她不禁万分担心地大喊:“爹爹,当心!”

然而漫天朔风夹杂着黄沙呼啸而过,她的喊声无影无踪。

伊稚斜毫无招数可言,只是倚仗高大力猛,手中数十斤重的弯刀朝赵锐连续猛砍。赵锐举刀勉强抵挡几下,胳膊发麻,双手简直难以抓住刀柄。偷眼观察战场,发现其他兵将的情况也和自己一样,已经濒临绝境。

略一分神的瞬间,伊稚斜忽然一刀砍在赵锐的肩膀上,传来清脆的骨头断裂声,剧痛令他的心脏简直要爆裂。

城头之上,芳姑着急得几乎要跳下来。

赵锐索性丢掉大刀，腾出双手紧紧抱住伊稚斜砍在自己肩头的弯刀，冲周围的将校们大喊：“快，撤回城内，保护……百姓！”

汉军将校得到主帅命令，立刻掉头往城内冲。

伊稚斜知道，一旦汉军进入城中，自己的快马利刀就难以发挥作用。他急于率兵追击，要把弯刀抽回来，但被赵锐死死抱住，伊稚斜一时竟抽不出来。

汉军迅速撤回城内。匈奴骑兵群龙无首，追击效果明显不是很好。

眼看大好机会就要失去，伊稚斜暴躁万分，大吼一声，猛抬刀柄，赵锐死死抱住弯刀，随着刀被挑起。在腾空的一瞬间，赵锐忽然借势跳到伊稚斜的马背上，和伊稚斜对面而坐，奋力去掐伊稚斜的脖子。

伊稚斜没料到对方比自己还要疯狂，猝不及防，弯刀无法施展，他气恼而凶狠地用右手挡住赵锐，腾出左手，抽出皮靴间的匕首，捅进赵锐的后背。

芳姑在城头看得清清楚楚，她五内俱崩，撕心裂肺地惨叫着：“爹爹，爹爹！”踉踉跄跄跑下城头。

芳姑的爷爷浑身颤抖，墙砖被他抓出深深的痕迹。

代郡城下，芳姑纵马逆着向城内撤退的汉军，冲出城门。

城外战场上，赵锐死死抱住伊稚斜。伊稚斜发疯般地挥动匕首，赵锐背后血肉模糊，鲜血顺着铠甲流到马背，再顺着马背潺潺滴下。

芳姑冲到近前，惨痛地高喊着“爹爹”，高举长刀，纵马冲过来，咬牙挥刀砍向伊稚斜。

伊稚斜立刻明白过来芳姑与赵锐的关系，狰狞地大笑，迎着芳姑砍过来的刀，把血淋淋的赵锐猛地甩出。

已经看不出人形的赵锐落在芳姑马前，早已没了气息。

芳姑目眦尽裂，“啊”地惨叫着冲向伊稚斜。

一名匈奴偏将从背后悄悄过来，忽然跳到芳姑的马背上，把芳姑从背后搂住。芳姑竭力挣扎，却无法挣脱。

伊稚斜仰天大笑：“干得好，带回去！”

匈奴偏将讨好地笑着，正要说话，忽然一愣，翻起白眼看看下边。他的脖子上插着一支利箭，箭杆仍在抖动。匈奴偏将“哇”地吐出一口鲜血，扑通掉落马下。

芳姑的爷爷纵马飞驰而至。

芳姑大叫：“爷爷！”

“傻丫头，快回去！”芳姑爷爷大叫着，冲到芳姑身旁，抵挡着涌上来的匈奴骑兵。

芳姑上前帮着爷爷抵挡匈奴骑兵。

芳姑爷爷一边挥刀杀敌，一边把芳姑遮挡在身后：“傻丫头，都死了，谁给你爹报仇？快走！快！”

芳姑紧咬着嘴唇，血滴顺着嘴角流下。

芳姑爷爷：“快走呀，爷爷随后跟上！”

芳姑终于下了决心，拨马往城下跑。

芳姑的爷爷边抵挡住几名匈奴偏将的进攻边向后退。

伊稚斜暴躁地大喊：“快追，别让美人跑了！”

城门正在缓缓关闭，很快合上最后一丝缝隙。

城头上落下一根粗绳。芳姑在马上纵身跃起，一把抓住绳子，奋力朝城头爬。芳姑的爷爷也已经撤到跟前。悬空在城墙上之的芳姑摇晃着绳索：“爷爷，快，抓住绳子！”

伊稚斜纵马紧随而来，冷笑着抽出两支箭，用其中一支搭弦张弓，瞄准城墙上的芳姑，射出一支，几乎同时，迅速将另一支搭在弓弦上，射出。两支箭一前一后，直奔同一个目标。

芳姑爷爷注意到了伊稚斜的动作，大喊着“小心”，从马背上跃起，挥刀打落伊稚斜射过来的箭，但另一支随即跟到，芳姑爷爷大惊，用胸口挡住伊稚斜射过来的后一支箭。

芳姑爷爷从空中“扑通”掉落。

一名匈奴校尉冲上来，狞笑着把芳姑爷爷踩在马下。芳姑爷爷挣扎着，却无法躲避。

伊稚斜气急败坏地大叫：“斯楞，干得好，把他踏成肉泥！”

匈奴骑兵纷涌而来，把芳姑的爷爷踩踏在无数的马蹄之下。

芳姑目睹惨状，几乎要从空中掉落。就在芳姑简直无法抓住绳子的瞬间，城头上的绳子猛地拽动，迅速把芳姑提到城头。城头上随即纷乱地射下箭来。

伊稚斜带领骑兵冲到近前，却不得不迅速后退躲避乱箭。他恶狠狠盯着城头，心有不甘地高声吼叫：“你们记着，城内的丝绸美酒和女人都属于大匈奴，我一定会来取走的！”

长安城东市，店铺云集，生意红红火火。这里有南方运来的水果和大米，也有西北贩来的兽皮和羊毛，有从全国各地甚至波斯天竺收集来的各色奇珍异宝，还有城外百姓抱来的鸡鸭兔鹅。这些东西分门别类地在市场内排列开来，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街道上行人如织，卖家从各地汇集，买家也是千奇百怪，有从北方赶来的高大汉子，也有南方高额深目的矮个，不时还可以碰见三三两两牵着骆驼高鼻蓝眼的外藩人种。

熙熙攘攘的闹市宛如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喧闹而沉静。骤然响起的急促马蹄声显得格外刺耳，行人一边纷纷侧身躲避，一边不满地回身张望。

一匹白马风驰电掣，马背上白衣少年不过十七八岁的样子，白皙的四方脸盘上浓眉紧皱，清澈而稳重眼神紧盯着马前道路。一身杭绸长衫，腰间一柄短剑，

剑柄上缀着白玉狮头，有贵公子的气派，却全无贵公子的骄纵，清华神韵中含着一股说不出的威严和敏练，和他的年龄似乎不大相符。也正是由于这股气势，让那些原本要埋怨两句的路人，禁不住生生把怒气咽下去，满眼的惊羡。

少年似乎有十万火急的大事要做，对路边纷纷躲避的行人全然不顾，纵马疾驰而去，身后一片啧啧议论。

沿着东市往北，拐向一条宽阔而行人稀少的驿道，少年更加快马加鞭。穿过西华城门，随着楼榭街坊不断消失在身后，树林原野出现在眼前。暮春的城郊生机盎然，繁花似锦，纤细的柳枝在微风中袅娜拂摆，啾啾鸟鸣此起彼伏，令人眼前豁然开朗，心胸顿时舒畅许多。

然而少年丝毫不敢耽搁，对满目美景只是匆匆一瞥，继续加速前行。

前方路口有一队人马正在等候，为首的三十多岁年纪，一袭青丝便装，洒脱舒适，长期风吹日晒却也掩饰不住他原本白净的肤色，一双浓重剑眉和少年格外相似，眼神更加沉稳，沉稳中隐约闪烁着忧虑和沉郁。如果此时有东市百姓围在旁边，一定会惊讶得目瞪口呆。因为这个中年人正是他们每日都会谈论到的当世传奇英雄，当朝大将军卫青。他谜一样的传奇身世，他神一样的辉煌战功，令整个大汉帝国为之侧目。在百姓眼中，他就如头顶的太阳一般，感到了他的炽热，却没有机会正视他的风采。

看到远方滚滚而来的烟尘，卫青微微一笑。身旁的一名护卫指着前方：“卫大人，一定是霍公子到了。”

卫青微微颌首，正待说话，烟尘已经来到身旁。少年纵马赶到，勒住马头，在马背上叉手施礼：“舅舅，我来迟了。”

卫青摆手笑笑：“不，去病，你很守时，是我们来早了。”

卫青身后的众侍卫跟着报以善意的一笑。毕竟，这是卫青大将军的外甥霍去病初次参加盛大活动，应该想办法让他放松一些。

卫青对众侍卫摆手示意，让他们在此等候，自己策马向旁边走出一截，霍去病紧跟在身后，两人一前一后来到树林边。

卫青带住马缰，眯眼打量着远处，声音轻微而语气沉重：“去病，我大汉自开国之初，一直对匈奴奉行忍让妥协的和亲政策，可惜匈奴的单于和王爷们并不理解我大汉朝廷一片苦心，欲壑难填，连年南下掳掠，边民不胜其苦。而今朝野富足，兵强马壮，皇上登基之后，力求改变这个现状，为大汉百姓撑起一片安定的江山！”

霍去病听得很认真，不住点头。

卫青回头看他一眼：“为此，皇上特意恩准朝廷大臣带领各自家将门客，参与上林苑围猎，以便从中选拔优秀将才，充实到军中。去病，这可是个崭露头角的好机会呀！”

霍去病使劲点点头：“去病明白了，舅舅放心，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卫青神情严肃地盯着霍去病看了一眼，打马跑回队中。

霍去病此时倒真的有些紧张了。在他的印象中，舅舅对自己一向很随和，总是满含笑意地和自己说些笑话，即使指导自己骑射功夫的时候，也极少有教训的口吻。虽然他是朝野人人敬畏的大将军、大英雄，但自己似乎从没感觉到他与别人家的舅舅有什么不同。但今天，霍去病分明从舅舅的眼神中看到了以前没有看到过的东西，是期盼，是严厉，抑或是托付？霍去病来不及多想，赶忙追上去。

卫青带着霍去病与众侍卫会合，众人沿着宽阔的驿道，打马飞驰。

远处山势渐渐隆起，茂密的树林郁郁葱葱，一望无垠。一股震慑人心的气势扑面而来。被百姓视为禁地同时又视为圣境的上林苑到了。

上林苑内的行宫外，众文臣武将都是身穿轻便衣装，整齐地站立在广场上。他们各自带来的家臣或侍从远远地站在广场外围，人人神情恭敬，正望着行宫正门方向。

卫青站在大臣队伍的前部位置，霍去病在他身旁，神情显得有些紧张，不时侧目看卫青一眼。而卫青神情严肃，目不斜视。霍去病赶忙打消纷乱思绪，做出一副深沉的表情。

一阵令人不安的寂静之后，终于传来一声尖厉高喝：“皇上驾到！”接着有人影在屏风内闪动。

声音未落，霍去病惊奇地发现，连同舅舅在内，他前后左右的所有人犹如听到口令一般，齐刷刷跪倒在地，霍去病鹤立鸡群般站立在那里，特别的显眼。

卫青有些着急地低声提醒：“快跪下！”

霍去病却一时没反应过来，依旧呆愣着看前边发生了什么。

汉武帝在韩嫣等几名侍臣的引领下，从大殿内走过来。汉武帝大步走到台阶的正前方，目光炯炯地扫视着众人，正与挺身站立的霍去病目光相撞。汉武帝从未遇到这种情况，不禁一愣。霍去病这才恍然醒悟过来，原来眼前这个体格魁梧相貌威严的人，就是当今皇上。他也立刻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不等汉武帝反应过来，已经跪倒在人丛中。

汉武帝似乎已经明白霍去病心中所想，没有表现出丝毫介意，微微一笑：“平身吧！”

众人齐声答应着：“谢陛下。”一边快慢不一地站起身。

汉武帝扫视一眼众人，含笑点头：“诸位爱卿，前日廷议，已经确定，今后我大汉要用快马利剑来回应匈奴的骚扰掳掠。不过，匈奴侵扰固然令人担忧，朕倒觉得还在其次。”

众人一愣。

汉武帝扫视着众人，声音提高了几分：“自高祖以来，国家未曾有过大战，百姓逐利忘忧，将士耽于安逸，这才是国家的大患！长此以往，快马利剑从何而来呀？”

众文臣武将顿时明白了汉武帝的意思，个个垂首恭听，整个广场一片安静。

“朕知道，我大汉疆域广阔，藏龙卧虎，并不缺乏人才，缺乏的是挖掘、选拔、任用！朕曾不止一次听先皇说过，浪费资财是败家，浪费人才则是犯罪！所以，朕今日特意请诸位携带家将或者亲眷参与围猎，倘若有骑射武艺精湛者，朕将不拘一格，选拔录用为将官。”

众人齐声高呼：“陛下英明！臣等定当竭忠尽智！”

汉武帝含笑点头：“那好，此次围猎以两个时辰为限，获取猎物最多者为优胜！朕倒很有兴趣跟你们比试比试。分头准备吧。”说着转身离开，在韩嫣等人的簇拥下走进大殿。

众大臣松口气，纷纷散开，去和各自的家将、侍卫会合，准备开始围猎。霍去病唯恐舅舅责怪自己不懂规矩，赶忙殷勤地开始收拾马匹和弓弩。他知道，其实自己并不是反应木讷蒙住了，主要是想看看当今皇帝到底长什么模样。现在看来，威武豪迈之气确实是自己见所未见，只是不知道百姓们所说的雄才大略是否属实。

好在舅舅并没有说什么，这让霍去病满腹忐忑顿时一扫而光，重又兴奋和紧张起来。

汉武帝骑着一匹枣红骏马，身穿紧身衣服，器宇轩昂地从大殿一侧跑过来，冲众人高喊一句：“记着，两个时辰后在这里会合！”不等大家反应过来，已经带领几名侍卫冲向林中。

看到皇帝离开，气氛顿时活跃轻松许多。其他大臣的家将、侍卫们已经把打猎的家伙整理好，从各个方向进入树林中。

公孙敖路过卫青时，特意跳下马来，打量着霍去病：“仲卿，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外甥，霍公子吧？”

卫青点头：“正是这小子。没见过什么世面，今天让大家见笑了。”转向霍去病，“这位就是我向你提起过的公孙大叔。”

霍去病立刻知道眼前这个魁梧大汉就是公孙敖，赶忙恭恭敬敬地行礼：“见过公孙大叔，您曾救过舅舅的性命，是我们全家的恩人。”

公孙敖连忙摆手：“陈年旧事了，提它做什么。去病呀，我听你舅舅说，你在平阳老家一直习武不辍，眼下正赶上朝廷用人之际，千万要抓住机会呀！”

霍去病拱手再鞠一躬：“我一定谨记大叔的教诲，将来疆场立功，让百姓不再受匈奴的骚扰欺凌……”

卫青厉声打断霍去病：“公孙大叔不过随口一说，你倒当真了。朝廷猛将如云，哪轮得上你夸海口！”

霍去病顿时有些面红耳赤，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公孙敖笑着拍拍他的肩膀：“志向很远大嘛。仲卿，人不狂放枉少年，我看去病是块可造之才，你要多上心啊。”

好了,去病,争取多射猎几头麋鹿,给你舅舅露脸。回头见。”说着打马带领部下进入树林。

霍去病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心里却纳闷刚才舅舅为什么要呵斥自己,难道说得不对吗?

卫青已经上马:“还愣着干什么?”

霍去病赶忙一跃跳到马背上。

卫青看着霍去病,笑笑:“去病啊,独处守住心,群处守住嘴。志气是用来做的,不是用来说的。不然的话,只会成为你的绊脚石,明白吗?”

霍去病似乎明白一些,但又不是特别透彻,他并不喜欢这样的教诲,岔开话题:“舅舅,人家都开始了,咱们赶紧走吧!”

卫青气定神闲:“围猎如同作战,最重要的是谋定而后动,急躁不得呀!”

霍去病似懂非懂地看着卫青。

卫青指着周围:“你看,上林苑中正东和东南两面林深茂密,应该是猎物最多的地方,而众人也恰恰看到了这点,集中在这两个方向。猎物受到惊动,当然会向东北方向逃窜,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正好出现在那里,你想,不是以逸待劳,容易获胜吗?”

听舅舅说围猎的道理如同作战,霍去病认真起来,思索着点点头,随即又有些犹豫:“我倒是觉得……”

卫青看着他,眼光中满是鼓励:“有什么想法,说出来听听!”

霍去病指着前方的树林:“舅舅所言当然有十足的道理。不过,猎物不是人,更不是将领,无法看到全局。它们意识不到东北方向空虚。依照它们的本能,应该是掉头向后逃窜。所以,外甥以为,不如朝小路绕到西边,自西向东,迎头截击,胜算会更大。”

卫青一愣,随即大笑,拍打着霍去病的肩膀:“好,好!好小子,舅舅没有看走眼!”

霍去病有些脸红地嘿嘿直笑。

卫青对众侍卫:“出发!”

上林苑的树林中,众大臣带领着各自的家将、侍卫,正卖力地纵马围猎。好在上林苑地势开阔,大家犹如渔船开进大海,可以做到互不影响。

树林深处,汉武帝兴头十足,驰骋着追逐猎物,他的坐骑驰风驹马如其名,把几名贴身侍卫渐渐甩在后边。侍卫首领着急地拍打着马匹,大喊:“陛下,陛下!”

汉武帝正在兴头上,头也不回:“你们不用跟着朕啦,原地等候!”

众侍卫面面相觑。汉武帝看到前方一头体格强壮的麋鹿,兴奋地大喊着纵马跑远。

侍卫首领无奈地皱起眉头,和同伴们看着汉武帝的背影消失在树林中。

上林苑的西侧边缘,卫青和霍去病以及众侍卫纵马在树林中穿行,迎面有许多麋鹿之类的小动物跑过来。卫青看着旁边不远处的霍去病,一笑,跷起大拇指。霍去病不好意思地笑笑,拉弓射中一头麋鹿,有侍卫上前捡起。众人继续展开围猎,不断迎面而来送上门的猎物让大家兴奋不已。

霍去病看到一头体格高大的雄麋鹿,拉弓正要射箭,麋鹿警觉地跑开。霍去病纵马追逐片刻,麋鹿左右乱窜,始终无法靠近。霍去病倔劲上来:“哼,想跑?没那么容易!”策马追上去,渐渐远离众人。

卫青发觉霍去病跑远,大喊:“去病,去病!”

霍去病没有听见,继续跑向树林深处。

汉武帝追逐着麋鹿,在一处林深茂密的地方,麋鹿脚步放慢,警觉地注意着周围的动静。汉武帝在远处勒住战马,想一想,轻轻跳下马背,手握弓箭,轻手轻脚地向麋鹿逼近。

麋鹿忽然被汉武帝的脚步惊动,撒腿跑开。汉武帝急忙大步追赶过去。麋鹿跑到一棵大树后边,不见了踪影。汉武帝紧紧跟上来,四下寻找。忽然一声怒吼,震得树叶微微颤动,一只黑熊从大树后边摇摇摆摆地走出来,站在汉武帝跟前。

汉武帝猝不及防,大惊失色地慌忙后退,不料忙中出错,被地上的盘根和树枝绊倒。黑熊被惊动,发出一连串低声怒吼,挥舞着肥大的熊掌,步步逼上来。汉武帝来不及站起,手脚并用地向后退缩,但无法躲避。黑熊走到跟前,对着汉武帝,一掌拍下。汉武帝头脑中充满绝望和不甘:“难道就这样完了?”巨大的恐惧让他一时无法动弹。

忽然,凄厉而悠长的哨音骤然响起。

一支利箭在树木间穿行飞来。

熊掌即将落下的瞬间,利箭射中黑熊一只眼睛。剧烈的疼痛让黑熊吼叫着跳起来,狂乱地四处乱打,几棵小树被它拦腰打断。

看到一箭命中,霍去病纵马飞快地跑过来,借着战马飞速前行的劲道,在马背上飞身而起,一脚踢在黑熊的胸前,黑熊趔趄一下,向后倒退几步,勉强站稳。随即霍去病借力又跃回马背上,身子腾空时已经开始拉弓射箭,落在马背上的瞬间,箭同时射出,利箭射中黑熊咽喉,黑熊怒吼一声,摇晃几下,重重地倒在地上,不再动弹。

斜躺在地上的汉武帝目睹霍去病这一连串动作,目瞪口呆,没有回过神来。

霍去病跳下战马,跑过来扶起汉武帝:“喂,你没事吧?是不是吓傻了?”

汉武帝惊魂未定,坐在地上,喘着粗气摆摆手。

霍去病仔细看看对方,吓一大跳:“陛下?!”

隆隆鼓声骤然响起,上林苑行宫前的广场一角,两名侍卫卖力地敲响大鼓,提示围猎时间已到。

文臣武将陆续从各个方向走出,每个人身后的家将和侍从们抬着多少不一的猎物。众人把猎物分别放在自己的位置,相互察看着做比较,交头接耳地议论不止。

卫青带着众侍卫匆匆赶来,满脸焦急的神情。他身后的侍卫们两手空空,没拿任何猎物。

众大臣见状一愣,议论声顿时四起。

公孙敖满脸奇怪地碰一下旁边的公孙贺:“咦,怎么回事,仲卿不是一向勇力过人吗,怎么两手空空?”

公孙贺也是满脸的不解:“是啊,没有猎物事小,万一皇上以为故意消极懈怠,怪罪下来,如何是好?”

李广站得更远一些,闻听他们谈话,不屑地一笑:“人家卫将军现在是陛下最得意的外戚,有道是灰比土热,轮不到二位担心!”

公孙贺认同地点点头:“哦,李将军说得也是。”

公孙敖却仍掩饰不住担心。

卫青大步走过来,神色焦急地向众人询问:“诸位,看见霍去病了吗?”

众人一愣。

卫青立刻意识到自己太着急了:“哦,就是我的外甥,一个半大少年,刚才公孙敖大人见过的那个。”

众人纷纷摇头。

公孙敖见卫青如此着急,正要说几句宽慰的话,忽然有太监高喊:“皇上驾到!”大家不敢再言语,赶忙躬身肃立。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响起,沿着御道跑来一红一白两匹坐骑。

众大臣抬头看去,忽然满脸惊愕。

卫青也看到了远处的情形,先是一阵惊喜,继而满是疑惑。

汉武帝和霍去病在不远处跳下战马,并肩向众人走过来,两人有说有笑,仿佛分别多年又重逢的好朋友。尤其是汉武帝,拉着霍去病的手,不时拍一下他的肩膀,那情形如同一个兄长一般。这让众大臣十分不解,这个毛头小子是谁,怎么以前从没见过?而最如堕雾中莫名其妙的,当然要数卫青了。

汉武帝拉着霍去病一直走到广场前方,在高大的台阶前站住。

众大臣顾不上多想,急忙拱手施礼。

汉武帝看上去心情格外的好,满脸含笑,扫视一番众人跟前的猎物,满意地点头:“看来诸位爱卿都很卖力,怎么样,舒展舒展筋骨,感觉还是不错吧?”

众人高低不一地答应着,但眼光都落在汉武帝旁边的霍去病身上,个个露出疑惑的神色。

汉武帝注意到了众人的神情,呵呵大笑:“可惜呀,你们的猎物再多,也赶不上

霍去病！”说着又拍一把霍去病的肩膀。

面对众人惊愕的目光，霍去病显得有些局促。

汉武帝一副大哥袒护小弟的神情：“他不但猎取了一头大黑熊，还顺便解救了朕，你们想，谁能比得上他的收获啊？”

众人隐约明白了怎么回事，顿时议论声四起。

卫青心里终于踏实，疑惑消散，只剩下惊喜。

汉武帝对众人摆手：“好啦，众爱卿先去歇息，晚上朕要赐宴。”眼光扫视着众人，“仲卿来了没有？”

卫青赶忙走出几步，拱手高声答应：“臣在！”

汉武帝招招手：“来，朕有话问你！”拉着霍去病的手，转身走进行宫。

众大臣面面相觑。卫青愣怔一下，大步走上行宫的台阶。

汉武帝拉着霍去病的手走进大殿，卫青满脸疑惑地跟在后边。一直来到座椅前，汉武帝才松开霍去病的手，在一处软席上坐下，指着对面：“坐，都坐！”

霍去病看看卫青，卫青示意霍去病和自己一起在汉武帝下首坐下。

汉武帝看看他俩，满眼含笑：“仲卿，有这么好的外甥，为什么不早给朕引荐啊？”

见皇上没有丝毫责怪的意思，卫青心里更踏实一些，起身拱手：“回陛下，去病年少不更事，臣唯恐他冒犯陛下，故此迟迟……”

汉武帝摆手打断他：“是你的外甥，自然也是朕的外甥。少不更事怕什么，无知者无畏，朕现在需要的，正是无知无畏的果敢之士！”

卫青似乎明白了汉武帝的意思，忙拱手施礼：“是，陛下英明！”

汉武帝用欣赏的眼光打量着霍去病：“去病，今天你的运气不错，不过，最主要的，是你有把握运气的本事！说说，从哪儿学的？”

霍去病已经没有了紧张和局促，神态自然地起身回复：“回陛下，近几年来，臣一直追随舅舅，承蒙舅舅悉心指教。”

汉武帝点头：“好，好，外甥不脱舅家相，朕知道了。去病，说说看，想干个什么差事？”

霍去病看看卫青，欲言又止。

或许霍去病并没有想很多，但卫青清楚，一条光明大道就要在霍去病脚下徐徐铺展，他不失时机地鼓励和提示他：“陛下问你，有什么想法照实说，说错了陛下也不会怪罪。”

霍去病鼓起勇气：“陛下，臣想要保国安民，造福百姓！”

汉武帝一愣：“噢？保国安民？朝廷中可没有这么一个职位。不过，话又说回来，朕的朝廷中，所有官职都只有这么一个目的，保国安民，造福百姓！想法很好，朕迟早会满足你的！不过，凡事都有个过程，朕还需要时间来观察，你呢，也需要

时间来想清楚怎么个保国安民。那就先担任未央宫卫尉,在朕跟前,常让朕看见你,怎么样?”

霍去病犹豫一下,拱手答谢:“谢陛下,臣一定尽职尽责!”

汉武帝含笑点点头,正要说什么,忽然大殿外传来惊慌的声音:“陛下,有八百里急报!”

第二章 草原内讧鸣镝声

茫茫草原，浩浩大漠。无风瑟瑟，不雨萧萧。强劲的朔风呼啸而过，夹杂着浙沥沥的冷雨，已经泛黄的草原如同一张褪了毛的兽皮，显得无精打采。世代生活在这荒凉而广袤大地上的万千匈奴牧民，不得不蜷缩在窄小的窝棚内，唉声叹气咒骂这该死的潮冷天气。

位于漠南草原上的匈奴王廷大帐内，却是一派热气腾腾的喧闹景象。

军臣单于坐在正中间的高座上，太子于单侍立在身旁。众匈奴王爷和大臣分别坐在下边两侧的毡子上。侍者往来小跑着给众人轮流添酒。

军臣单于面容消瘦，脸上的笑意显得有些勉强，举起酒碗招呼各位王爷和大将：“来，各位草原上的雄鹰，为了祈求昆仑神保佑今年草木丰美，干！”

众人端起酒碗，纷纷响应。

军臣单于和众人正要仰脖把酒倒进嘴里，忽然伊稚斜大喊：“慢着！”

军臣单于和众人一愣。军臣单于看着伊稚斜：“左谷蠡王，有什么事情？”

伊稚斜一脸不满，气哼哼地说：“单于，近两年来，草原连续干旱，大片牧草枯死，我们的羊群瘦骨嶙峋，战马无精打采，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军臣单于不知道他到底要说什么，随口解释：“没有为什么，这是天灾，以前也时常发生，明年或者后年，自然就会缓解。”

伊稚斜却显得更加激动，腾地站起身：“不，这是昆仑神对我们的警告！”转向众人，提高了声音，“我们匈奴的美酒、丝绸、布料、瓷器都是从中原汉人那里取得，我们用精致的瓷器盛放醇香的美酒来供奉昆仑神，在他的护佑下，草原儿女繁衍生息。可是，近两年来，单于不再对汉人严加索取，我们盛酒的碗不再那么精致，碗里的酒不再那么醇香，昆仑神当然要发怒，这就是草原连年干旱的原因！”

众匈奴王爷和大臣有满脸迷惑的，也有点头附和的。议论声四下响起。于单担心地看一眼军臣单于。

军臣单于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神情顿时复杂起来，直视着伊稚斜，掩饰不住地气愤：“左谷蠡王，你是单于的亲弟弟，应该最了解单于的心思。我为什么没有向汉人严加索取，是因为索取就意味着杀戮，流血送命的不光是汉人，也有我大匈奴的百姓！用匈奴和汉人的热血换来的美酒，真的就那么好喝？！如果昆仑神仅仅因为我们不愿杀戮就不再保佑我们，那么，他也就不配做草原的神灵！”

伊稚斜不服气地大步走向大帐门口，众人纷纷盯着他，看他要做什么。